

第一章 緒論

一、中國政治哲學中之民本思想

中國的政治思想，就「民」的觀點看，有民本、非民本及反民本三派。民本思想起源於《尚書》「民惟邦本」之語，後經儒家繼承而發揚光大之；非民本思想則為老莊楊朱一派，他們的思想在哲學上固極盡璀璨奇麗之致，但於實際政治影響不大；¹反民本思想則以申韓、李斯等輩為健者，此派思想在嬴秦一代固當陽稱尊，氣焰萬丈，厥後二千年之政治，法家地位固極重要，但在思想上要難謂真正得勢。²蓋自秦始皇變法之後，「尊君卑臣」的專

1. 蕭公權稱，道家之時間性，較諸家為最少，其消極之態度始終大體一貫，未曾因封建天下之改為郡縣而有根本之改易，故除在極短之時間，曾為朝廷所採用，取得獨尊地位（西漢初迄文帝之世）以外，老莊思想為專制天下時期反對專制最澈底之抗議，與儒家思想對立，略如野黨之於朝黨。見蕭著《中國政治思想史·緒論》。
2. 蕭氏又稱：法家思想雖傾向於專制，且事實上為嬴秦統一之基礎，似應大盛於專制之天下，然申韓之學自李斯致用之後，其法令名實諸旨漸已成為實用之治術，終止學理之發展，而其君臣守法、「令尊於君」之要義則與君主專制政體之精神根本衝突，尤難為人所接受，故秦漢以後，雖間有法家之言，終不能預於顯學之列，是與儒家相抗衡。見註1同書。

制之局，雖歷代相沿未變，³惟吾人若肯抱一虔敬與平和之心去觀照中國歷史，則知中國二千多年之政治，雖為專制而民氣不斬，雖屬王權而民多生息，吾國之專制君主雖以「天子」自居，但究無如路易十四 (Louis XIV) 「朕即國家」之狂妄，故吾國之專制乃一「開明的專制」(Enlightened Despotism)，此所以西洋十八世紀之前，啟蒙派大師如伏爾泰 (Voltaire) 等一直對中國文化致最大之敬意，以中國為開明專制之模範也！

所可研究者，即吾國政治所以專制而又開明之理何在？筆者試大膽擬一案曰，此重人文精神的儒家之民本思想的巨流沖洗，減殺了專制毒害之故，吾人若謂儒家之政治思想之主要精神與貢獻為「民本」之說，似非大誤。

儒家學說在先秦雖只為四大顯學之一，與道、墨、法三家抗衡爭席，但儒者能「持險應變曲當，與時遷移，與世偃仰」，⁴故適應力最強，非任何宗派所能幾及，最後終至壓倒各家之說，執中國思想界之牛耳。而儒家之學所以能一脈相傳，千秋不斬者，說者大部歸之於漢武董生之尊孔崇儒，實則最根本的還是因儒家之學說乃最合乎人性需要之故，儒家從「人」從「需」，言其為人性的，而又合乎需要的。⁵儒家因時代之需要而運生，更因後世之新需要而日新月新，故其始終能居於中國政治思想之中心地位，二千年來，「儒家思想的影響深入人心，既深且廣，稱之為中國

3. 朱子云：「而秦始皇變法之後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，何也？曰秦之法，盡是尊君卑臣之事，所以後世不肯變。」

4. 《荀子·儒效》。

5. 謝扶雅，《中國政治思想史綱》，二六頁。

的代表思想，不能謂為過分」，⁶而吾所欲論述之民本思想即儒家政治哲學之核心，基此，名斯篇為中國之民本思想可，名之為儒家之民本思想亦無不可。

中國(或儒家)的民本思想，胎息於《尚書》，孕育於孔子，而孟子建立之，遂成為宗師，荀卿雖取君主之觀點論政，但其終局之目的，亦在人民身上，此荀卿所以不為法家先驅而的為先秦儒者之後勁也。秦漢之後，反民本之法家思想大盛，而董仲舒則依舊守孟子之義，闡明天人之際，以天權限君權，暗伸貴民之旨，此董生所以為兩漢儒家之巨擘，而為二千年來儒者宗奉不渝也。其後，專制之局面日緊，民本之義日泯，但第一流之儒者則必不忘「民惟邦本」、「民貴君輕」之微意，此見之歷代「名臣言行錄」即可信然。及乎元明之季，專制帝國之形態畢具，塗毒生靈，魚爛河決，民本思想受到空前之浩劫，但壓迫愈甚，反動愈烈，此為物理之必然，亦為人事之必然。明代專制既最稱嚴密，⁷而君主之荒淫亦最無度，因此第一等思想家，本於良知理性，本於「為生民立命」之悲願，必挺身為人民說話，於是黃梨洲等輩奮然興起，大關「君主民客」之謬說，而唱「民主君客」之宏論，非惟上接孟子「民貴君輕」之古義，亦且下開孫中山、梁啟超民治說之先河。⁸洎乎清季之末，英人叩關，先禮後兵，鴉片一戰，清室震撼欲崩，之後，再敗於英法及帝俄之侵邊，又敗於日本及庚

6. 陳大齊，《孔子學說論集·序》。

7. 明太祖廢相，權收一身，是中國君主獨裁之開始。

8. 梁啟超、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，將梨洲《明夷待訪錄》節鈔，印數萬本，秘密散布，於晚清思想之驟變，極有力焉。參見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。

子八國聯軍，「天朝」屢敗於「蠻夷」，且國將不國，誠開國史上未有之變局。有識之士，本救國救民之心，紛紛投袂疾起，而康梁之戊戌政變則其大者也。當時一般人徒知西人「船堅炮利」之優於華族，而不知其立國自有根本之道，唯康、梁、郭（嵩燾）、譚（嗣同）則已知中國之衰弱乃在專制之積病，是故，力言專制之弊而欲見賢思齊，行民主之政，不過，他們仍未能真正瞭解西洋民主之精義，故立說仍似是而非，但南海、壯飛之政治哲學，於古有民本思想之發揮，則精闢暢達，或有超軼前人之處。及乎戊戌失敗，亂離有增無減，國人知清廷不可與有為，遂思根本而推翻之，孫中山先生先知先覺，首持三民五權之說為天下倡，志士仁人翕然雲從，人心因之大轉，辛亥之年，時機成熟，武昌起義，清社遂屋。審視中山之民權主義，固取資於歐美，但其精神則仍承續儒家民本思想之政治哲學，特民本思想到中山之手，始得真正之出路，蓋民本思想與西洋民治主義兩相融貫涵攝，始得安頓之所與歸宿之點耳，故中山先生不僅為中國民主思想之開山祖師，亦中國民本思想之魯殿靈光也。

由上述，吾人可知中國之民本思想，實澈上澈下，流貫中國五千年之政治者，它確是源遠流長，聲勢浩闊的。有時它迂迴曲折，有時又直道而行，它一時可能為專制暴力壓回了頭，但終能源泉滾滾，流經聖哲賢人之心，流經志士仁人之心，甚至流經專制君主之心，終於貫穿了中國歷史大地之心，故民本思想實是中國政治思想中之主流。

中國政治哲學中「民本」兩字之用語，首見於《尚書·五子之歌》，「皇祖有川，民可近，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」，「民

惟邦本」一語可謂中國民本思想之源頭活水。此後，又見於《墨子·內篇》：「卑而不失尊，曲而不失正，以民為本也」，⁹ 賈誼《新書》「聞之於政也，民無不以為本也，國以為本，君以為本，吏以為本，故國以民為安危，君以民為威侮，吏以民為貴賤，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」，¹⁰ 再見於劉勰之《新論》：「衣食者民之本也，民者國之本也，民恃衣食，猶魚之須水，國之恃民，如人之恃足；魚無水不可生，人失足必不可以步，國失民亦不可以治」，而清季瀏陽譚嗣同於其《仁學》中亦暢言：「因民而後有君，君末也，民本也」，此皆直接以字面標出「民本」者。但民本思想不必一定需字面指出始可稱為民本思想，如孟子但言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黃梨洲但言「天下為主，君為客」皆未著「民本」二字，唯二氏之政治哲學則皆自「民」之觀點出發，凡所論述闡揚，無一而非為民，是則雖不著「民本」二字，亦不失為民本思想之大儒矣。其他如宋儒范仲淹所言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張橫渠《四語教》所言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乃至顧亭林之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之思想，雖不曾提及「民本」之語，但他們之精神貫注之所在，用力用心之所在，無一而不在天下百姓，凡一夫一婦之不被其澤，則悲天憫人之罪孽感油然而生。吾以為凡為生民立命，凡為天下著想之精神，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。講民本思想，若僅從「民本」二字的字面去把捉、衡量，未免失之皮相了。

9. 《問下》。

10. 《大政上》。

民本思想為中國政治哲學中最精彩也最主要之一部分，此為中山先生所雅言，梁任公在其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中且特指出民本思想為吾國政治哲學之一大特色，¹¹近人蕭公權、柳詒徵、徐復觀、謝扶雅諸氏皆能批郢導窾，多所發揮。而美人洛弗爾(B. Laufer)於一九三二年在《科學的美國》雜誌上發表一篇中美民族的分析論文，題為《中美的接觸點》(Sino-American Point of Contact)，氏首舉「民治精神」為中美兩國民族共同的特徵，他說：「遠在公元前四世紀，中國的孟子，已倡導『民貴君輕』的大義，自秦廢封建，取締貴族，中國即為民治的社會。」¹²再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(Henry A. Wallace)更說：「中國哲學和國民心習之趨向民治，對於西洋政治哲學有重大的影響，美國建國時期，賢哲之士，倡導革命，奠定憲政，其信仰與作風，雖云直接得之於歐洲，實為間接取之於中國。」又謂：「中國文化為啟發西洋民主政治的一個源泉，亦可謂創造西洋民主政治的一個動力。」¹³此數先生雖將「民本」與「民治」混談而不免有隔，但皆能透視中國專制政治的表面層，而看到其底下不時湧現的民本思想之巨流。

二、民本思想對中國歷史之貢獻

前面嘗說，中國雖為專制而民氣不斬，雖屬王權而民多生息，因此名中國之專制為開明專制，此只需對中國之歷史文化稍存一分溫情與敬意及客觀態度者，類能識之。然自十九世紀初，

11. 梁任公以世界主義、民本主義、社會主義為中國政治思想三大特色。

12. 引自羅香林《歷史之認識》，二〇四頁。

13. 一九四三年雙十節廣播詞。

德人黑格爾(Hegel)斷言東方諸國，特別是中國，乃「一人自由」之國，¹⁴亦即國民不知自由之國後，「東方」與「專制」，在西人著作中，幾成不可分離之關係，而炎黃子孫，幾視為不配享受自由之人種矣。¹⁵尤可憾者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之學者，競以非傳統、反傳統為尚，不肯正視中國之歷史文化，對中國文化傳統遂缺少真切之理解，乃至以儒家為科學民主之大敵，理學為吃人之學，中國之聖人為懶惰之聖人，中國之政治為「專制黑暗」之政治，以為非「打倒孔家店」不足以開啟新文運，非「把線裝書丟到茅廁去」，中國將永遠沉淪於野蠻落後之境。魯迅之流，更肆其苛刻尖銳之筆，譏諷中國之社會，毒咒中國之文化，凡對中國歷史文化作辯護者，則諷之以「阿Q」之美號，譏之為「僵屍復活」，「發掘古墓」。此種偏激之論，一人唱之，天下和之，於是，中國人為無知，中國歷史文化為野蠻落後，中國二千年之政治為「專制黑暗」，蓋鐵案如山，不可辯矣。

中國二千年之政治，雖未必盡如史家錢穆(賓四)氏在《國史大綱》、《國史新論》、《中國文化史導論》等書中所指陳，是那樣的「一個士人政府、平面社會，非惟不專制，而且太開明了，但亦絕非可以「專制黑暗」四字予以蓋棺論定者，蓋中國之政治，自秦漢以降，雖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局面，但總因有濃厚的民本思想之影響，遂使君主專制的政治弊害得以減輕和紓解。正如日人五來欣造博士所謂中國之君主政治乃合理的君主政治，中國的皇帝乃

14. 黑格爾說：「東方(特別是中國)從過去一直到現在，只知『一人』是自由的，希臘與羅馬則知道『一部分』是自由的，日耳曼世界知道『一切』是自由的。」引牟宗三著《歷史哲學》，五一頁。

15. 語引胡秋原著《言論自由在中國歷史上》，三頁。

菲特烈大帝式之皇帝，¹⁶此蓋中國雖為君本位之政治，實具民本位之精神故也。陳顧遠說：

中國的民主政制不過民國以來的事，倘追溯往古數千年間的史實，也無非演變在神權與君主政制中，然而在其政制上，雖為神權而非永為巫覡政治，雖為君主而非即是獨裁政治，這就是因為在政理上有一個民本思想巨流，沖洗了實際政治可能發生的弊害，便和他族的神權或君主政制有其分野。¹⁷

胡秋原說：

中國專制主義，無宗教為後盾，且因儒學加以馴化，在保持統一之下，成為有限的專制主義，中國皇帝不比歐亞皇帝好，但中國從無羅馬「皇帝意志為法律淵源說」、英國「王權神授說」，而中國皇帝也永遠無人如法國路易十四敢說：「朕即國家」，因此，中國雖然是專制國家，較歐亞其他專制國家溫和得多。¹⁸

又說：

我們是徘徊開明專制與不開明專制之間的，不能否認，中國過去是專制國家，不過幸有中國文化（儒家的民本思想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），與知識分子將其開明化耳。¹⁹

16. 見五來欣造《政治哲學》，李毓田譯本。

17. 《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》，陳顧遠著《中國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》一文。

18. 胡秋原，《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》，二四九頁。

19. 《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》，陳顧遠著《中國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》，二五〇頁。

總之，中國數千年來之歷史，雖為專制，但非寡頭的絕對專制，而是「開明主義的專制」；雖屬王權，但君主非必如「朕即國家」之法王路易十四，而毋寧有近「王為公僕」之德帝菲特烈（此則就整個歷史言者），這種特殊之專制現象，不可說不是因中國民本思想之大流在中國歷史大地所灌溉之故。而這種日以繼夜的灌溉工作，到了滿清末季，便開出了民主共和的花果來。善夫梁任公之言曰：

要之，我國有力之政治思想，乃欲在君主統治下，行民本之精神，此理想雖不能完全實現，然影響於國民意識者既已甚深，故雖累經專制摧殘，而精神不能磨滅，歐美人睹中華民國粹然成立，輒疑為無源之水，非知言也。²⁰

三、中國民本思想之究竟義

謝扶雅在其《中國政治思想史綱》中曾說：「中國五千年來之政治思想，實為一氣呵成，可作一幅整個圖畫來看，因其無非發揮一個『民』字，故全部得稱為『民學』。」²¹ 謝氏所稱之民學，當指發揮民本思想之有系統的學問而言，吾人所欲探究審察者，乃民本思想究竟何所指耶？亦即其究竟之義何在？此或可由下列數點披解析明之。

20. 梁啟超，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，五頁。

21. 謝扶雅，《中國政治思想史綱》，五頁